

第二世界大戰叢書

荷蘭淪陷記

JUGGERNAUT OVER HOLLAND



荷蘭克蘭芬斯原着
E. N. VAN KLEFFENS

上海復友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三之書叢戰大界世次二第

記陷淪蘭荷

著斯芬雷克長部交外蘭荷

行印司公刷印書圖興復友夏海上

No. 519

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付排
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初版

本書爲二
次世界大
戰叢書社
同人翻譯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每冊國幣一元四角

目錄

導言.....	一
和平島國.....	九
大風暴的前夕.....	二一
萬蘆事件.....	三八
武裝防禦.....	四一
青天霹靂.....	四七
亡命倫敦.....	六三
惡魔之轉動.....	六八
荷蘭皇室與政府.....	八九
荷蘭之將來.....	一〇五

導言

荷蘭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以前，一向是一個政治清明的國家；國內情形，異常穩定；全國一致，向前邁進。荷蘭的一班社會情形，尤爲公平合理；而財富的分配，亦遠較歐陸其他各國爲平均；荷蘭國內，沒有家資鉅萬的富翁，但也沒有赤貧如洗的苦人。荷蘭政府，對於海外殖民地，統治得有條不紊，並竭力開發其富源，以供世界各國之用，同時並儘量改善殖民地土人的物質生活，以及他們的知識文化。荷蘭人於科學和藝術方面，皆有顯著的貢獻，荷蘭人獲得諾貝爾獎金者，遠較他國爲多，可爲明證。國民的教育程度，也是極爲高超。至於荷蘭的政體，雖是君主立憲，但無論在國內或國外，人家都知道她是一個民主國家。荷蘭對於他人之物，毫無覬覦之心。荷蘭是一片自由的土地，與世無爭，國民埋頭苦幹，力圖有所貢獻於世界文明。

荷蘭是歐洲古老國家之一，面積頗爲狹小。她曾與西班牙堅苦奮鬥，經歷八十年的鬥爭歷史，最後方於一六四八年獲得解放，建立成「荷蘭共和國」（毛德來「John Lothrop Motley」稱荷蘭爲「荷蘭共和國」）。此後的五十年，乃是荷蘭完成建國之期；自一七一五年以來，荷蘭一向是歐陸上的一個安份國家，但她在內政方面，却是勵精圖治，不遺餘力。拿破崙雄霸歐洲之時，荷蘭在奧倫琪皇室領導之下，全國一德一心，終於

脫離魔難，還享自由，自此以後，荷蘭的皇位，就一直由奧倫琪皇室繼承。

一八三九年時，荷蘭與比利時，正式脫離關係。前此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中，歐陸反動派強使荷比聯繫，至此乃告終結。自此以後，荷蘭抱着一種與世無爭的態度，一任歐洲國際間得烏煙瘴氣，她總是謹守本份，不聞外事。荷蘭人士，深知本國疆土狹小，人口稀少，而又處於萊茵河、莫斯河、許爾德河的出口，正當西歐之衝要，因此他們以爲無論四周的強鄰採取任何政策，荷蘭決不可與任何強國協調或聯盟。他們深知英法德各國，決不容忍任何強國去操縱荷蘭的。

歷來的荷蘭政府，都根據了此項信仰，決定國策。他們總是堅守着不牽涉的政策。但同時他們對於軍備問題，却並不忽略。荷蘭國內，雖有若干人士，主張消弭軍備，而政府却從未犯解散軍隊之誤。他們深知欲避免「軍備真空」的危險，必須具有保衛國家的力量。保衛荷蘭，不但是本國之福，而亦是全歐之福。荷蘭的土地，應由荷蘭人嚴密保管；她決不應該讓侵略者輕易攫取；她決不應該讓別人隨便侵犯本國，或是假道侵略他國。

荷蘭正當世界交通綫之交點，控制若干重要水道，此種水道，有關世界各國的利害。荷蘭殖民地的地位，正復和本國相同，荷屬東印度、蘇立南、庫拉薩俄等地，均與世界交通，息息相關。此種重要地帶，受荷蘭統治之時，任何國家無須心存恐懼，因爲荷蘭竭力維護這些區域的中立性，決不與任何強國，訂立特殊協定。荷蘭對於歐洲本國，以及東印度等地，都採取此項堅守不渝的方針。荷蘭的外交政策，始終保持此種獨特行徑，因此她在行動

方面，得有堅毅統一之力。

荷蘭決不和任何國家的參謀本部，訂立聯盟辦法，討論行動步驟，或是召開軍事會議。她甚至對於表面上毫無禍害的互不侵犯條約，也是無意參加。當一九三六年時，希特勒因爲某種關係，欲與荷蘭簽訂互不侵犯條約，但此項建議，亦遭荷蘭緩和的拒絕。此種拒絕，並非由於荷蘭的採取觀望態度，亦非由於她對獨裁者有所厭惡。此項拒絕的唯一理由，乃是荷蘭認爲既有凱洛格公約的存在，德荷俱爲簽約國之一，就無須再訂任何新的條約；再者，她認爲新條約的簽訂，勢必損害舊條約的威信。同時，荷蘭人士，認爲互不侵犯條約，乃是一種多餘的舉措。他們以爲如果本國處於親善的國際環境，則互不侵犯條約，毫不需要；反之，如果本國處於險惡的國際環境中，四周強國，都是虎視眈眈，那麼互不侵犯條約，還不是等於虛設嗎？

荷蘭人士，置信於事實，輕視紙上的空話。除非是紙上言論，係國際政治中基本事實的表示，他們方肯同意承認。一九二三年時，英、美、法、日四國，各各發表聲明，確認荷屬東印度的獨立自主權，荷蘭政府對於此項宣言，表示接受，這完全由於他們深知荷屬東印度領土主權的完整，乃是國際政治中不可動搖的原則，所以他們才承認此項宣言。他們接受此項基本事實的表示，並不違反其建國策於事實的傳統精神。

但另有一事，却值得一提，近年以來，荷蘭加入了國際聯盟，並竭力加以擁護，如此一來，她就加入了一個包括無數國家的集團，但此種舉動，和她原來的不牽涉政策，並不相反。荷蘭只要保守自己的所有物，絕無貪得之

念，因此荷蘭人是真正和平國際社會中的份子。在他們的心目中，任何國際組織，總比一九一四年前的混亂情形爲佳。所以，當國際聯盟建立之時，以維護會員國之獨立安全爲主要目標（此點荷蘭認爲最爲主要），而同時以普遍全世界相號召，荷蘭就決意加入此項組織，意欲促其新理想之實現。荷蘭的擁護國聯，絕不與其傳統的不牽涉政策相反，而反是該項政策的一種新的表現。她總是追求最可能的安全幸福。她的擁護國聯，乃是要用集體安全制度，去代替不牽涉政策，方法雖是不同，目的還是一致的。

荷蘭人士心目之中，以爲國聯的普遍性質，正是救世的福音。他們以爲國聯成立之後，會員國家，決不再會被任何強國或強國集團吸引過去，如此可免國際上勾結營私之病。因此之故，美國的拒不參加國聯一事，使荷蘭大爲失望。美國此項舉措，使國聯的普遍性質，大受打擊。但即使如此，荷蘭仍以爲國聯所包圍國家，尙稱普遍，所以她仍舊加入了是項組織。一九二〇年國聯盟約正式宣佈之後，荷蘭就跟着參加了國際聯盟。但會員國對於日內瓦的偉大國際組織的期望，却正似曇花一現。國聯的威信，一年低落一年。軍縮會議的流產，滿洲事變的發生，阿比西尼亞的被侵，德日意各國的聯袂退出國聯，這些事實，促成國聯的信用掃地。

一九三六年時，荷蘭看出國聯的權力，逐日減削，以及普遍裁兵的決無希望，因此聯合比利時及斯干的那維亞各國，聲明本國今後不再受國聯保障集體安全議案的約束。此時的國聯，已經證明無用，因此歐陸各小國，不得不發表此項聲明，以圖自存之計。自此以後，荷蘭雖未正式退出國聯（荷蘭之不退出國聯，乃因她認爲世

界上無更好國際組織之前，此項初度嘗試的組織，還是值得保存的，但她已回復到原來的傳統政策了；她照舊抱定不牽涉政策，同時並在合理條件之下，整頓國家軍備，藉以保衛本國土地，使任何侵略國家，不能輕易侵入。但荷蘭仍隨時願意促進國際的合作，尤願使整個世界，得享公正的法律，以及和平的秩序，任何促進世界和平的努力，荷蘭都樂於扶助。

所以，倘若一旦戰事發生，荷蘭必定採取中立政策，此項態度，非常明顯，每當一個新危機震動歐洲之時，荷蘭必表現出此種態度。一八七〇年時，一九一四年大戰之時，荷蘭都嚴守中立，絲毫不渝。此項中立態度，不但適合於荷蘭本國，並亦適合全歐以及美洲和亞洲各國的要求，荷蘭外交政策的特點，即在使本國的要求與全歐各國的要求，互相適應。一九一四年時，即以德意志帝國之兇暴，亦不敢侵犯荷蘭的中立，這是因為德國方面，也深知荷蘭的傳統自由，若被剝奪，歐陸將無太平之日。只有希特勒此人，方會忽略歐洲國際上此項基本原理，自以為德國的勢力，凌駕於歐陸一切強國之上，不顧一切，冒犯三百年來公認之危險步驟。

荷蘭的中立政策，倘與一九一四年比利時的中立，以及瑞士的永久中立，互相比較，更可顯見其特點。第一次大戰以前的比利時，以及數百年來的瑞士，都是著名的中立國，但他們的中立，乃由國際會議所規定；這些國家的中立狀態，由條約明文載定。但荷蘭的中立，乃是出於自願，她隨時有權可以放棄此項中立態度。比利時和瑞士的中立，根據於法律；荷蘭的中立，乃是根據於政策。任何強國，不能完全斷定荷蘭不會放棄此項傳統的中

立，以及不牽涉政策。但世人對於荷蘭統治者的智慧與鎮定，却已深信不疑，而同時這些統治者，亦從未使這些信任者失望。

荷蘭外交政策的鎮定不移性質，使一切強國，得能與之親善。荷蘭與世界強國，歷來親善友誼，她對德國的友誼，並不湮於對英法日各國的友誼。這並非因為荷蘭人士，對於德人有特殊好感。他們與世界各國，習相友善，因此他們和東鄰的交誼，決無絕不可能之理。荷蘭與德國，壤地相接，商業上亦有密切關係，因此兩國的接觸，頗為親密。許多德意志人，僑居於荷蘭境內。他們大都和當地居民相混，經過一二代後，他們的觀點，行動，以及精神等等，與純粹荷蘭種人，一般無二。但亦有少數德僑，保持本國的特點，不肯與人同化，一旦希特勒施與壓，他們就會把鎗口移向供給他們生活的國家。

荷蘭人對於國際關係問題，最有心得，他們竭力鼓吹國際法之實行，他們要促使國際關係，受國際法的支配。荷蘭一國，既不想侵佔任何國的土地，又因其是一個航海商業國家，所以極希望國際間得有和平秩序。所以荷蘭人士，竭其所能，貢獻於國際法的建立。當荷蘭與西班牙奮鬥之時，格洛秀斯著成「平時與戰時之國際法」一書，此書盡人皆知，無庸多述。再如富特，赫柏，賓開西克等人，亦均為研究國際私法者所熟知。當十九世紀之末葉，荷蘭人在這方面的思想，又見活躍，而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中，他們竭力促進國際法的建立，未嘗少怠。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年的兩次和平會議，均在海牙舉行，訂定戰時海陸公法，並擬定和平解決國際爭執之

法會議的結果，建立了永久仲裁法庭。此項機關，即設在富於和平氣息的海牙。美國方面，曾慷慨捐助，因此建成了一個和平宮，以及一個偉麗的圖書館，中間藏有無數的國際法書籍。第一次大戰之後，國際永久法庭，即建立於海牙，該項機關的活動，繼續有二十年之久，成績頗堪嘉許，直至一九三九年九月，方纔被迫中斷，但我人仍希望一旦和平恢復之後，該項機關，能够建設一個新的時代。和平宮中，並附設有海牙國際法學院，每年夏季，世界各國的教授和學者，紛至沓來，討論種種國際法的問題。荷蘭政府，曾幾度支助他們開會討論，國際私法的研究，因此得有若干新的進展，海牙因此成爲國際法的研究中心。對於此項偉大工作，其他各國固曾努力贊助，但荷蘭的竭力襄助，以謀世界各國的公共利益，却也不應埋沒的。

海牙當荷蘭之中心，一位法國作家，曾稱之謂歐洲最大而最美麗的村莊。的確，海牙永遠是一個村莊，周圍籠罩着平靜的氣息。當地居民的行動，表現出一種幽閑的態度。海牙地方的房屋，都是巧小玲瓏，簡單樸素，極少有觸目的龐大建築，身入其間，自有平和舒暢之感。海牙是政府活動的中心，國會的所在地點。荷蘭女皇，住居在諾登特宮中，此項建築，樸素無華，幽靜莊嚴，表現出荷蘭的精神。離諾登特不遠，便是古老的林中別墅，相距僅一林之隔，昔時威廉與瑪利即居住該處。當十七世紀之末，該處曾爲重要事件決定之地，此種決定，曾使歐洲地圖易色，影響於歐陸歷史者，實匪鮮淺。林中別墅，雖不宏大偉麗，却配得上皇室住所。

海牙的四周，展開着一幅荷蘭農村景色圖。青翠的草地，幽靜的村落，隨處起伏，田囍交錯，港灣河流，縱橫錯

出。一切的景色，都籠罩在溫和陽光之下，這是荷蘭的特色。此種恬靜的空氣，與居民的愛好和平，正相調和。斐特烈大帝，曾謂荷蘭人民乃真正和平的愛好者，非至萬不得已，他們不肯貿然作戰。荷蘭國民，大都務商航海，或是勤苦的漁夫，他們於農業和工業技術方面，極為前進。荷蘭的學府和學者，數百年來，大有貢獻於世界文化。國民的宗教觀念極深，忠恕之道，乃是他們主要的美德。

降至一九三九年時，這個快樂國家，恰好享受了一百年的太平幸福。百年以前，她與比利時的堅苦奮鬥，宣告終結，自此以後，她未曾蒙受戰禍。這並不是說荷蘭從未遭遇過國家困難問題。一九二九年的世界不景氣，影響於荷蘭的經濟情形，頗為深烈。一九三九年時，失業問題，仍舊相當嚴重；國家捐稅，亦頗繁重。但她在外交方面，却是非常滿意，她和任何國家，沒有爭執，依當時情勢而論，荷蘭的和平發展，似乎毫無疑問。

和平島國

八月三十一日那一天，在荷蘭有一種特殊意義：那天是荷蘭女皇的誕辰，全國休假一日，以示慶祝。八月三十一日那天，到處旗幟飄揚，政府機關中間，徹夜燈火輝煌，點綴得燦爛奪目，街頭上，廣場中，樂隊演奏，游人如潮，如浪，雀躍歡呼。海牙中心的維佛貝格公園中，噴水泉在金黃色太陽下跳舞，這個金黃色太陽，到國慶日那天，總是普照全國，使人民得能享受一個光輝燦爛的節日。

一九三八年荷蘭女皇的誕辰，適值她登基四十週紀念，舉國同慶，盛況空前。此次盛大慶祝，表現出國民對她的敬意，她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君主，聰明知慧，深悉本國的需要。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空前慶祝，使世人知曉荷蘭舉國人士，和衷共濟，一德一心，愛護本國的獨立自由，以及奧倫琪皇室的忠貞無私，維護荷蘭傳統的自由。

但一九三九年的荷蘭女皇誕辰，恰好是上年歡欣慶祝的一個反照。國際局勢，陰霧險惡，歡欣景象，一掃而空。四周的空氣，緊張萬分。這個和平國家的人民，覺得本國週圍，環繞着火藥空氣。一點星星之火，就足使週圍世界，爆發出燎原大火。荷蘭本國中間，就有許多人家的丈夫兒子，徵入兵役，把守海陸邊疆，駐屯要塞區域，以防不

測，因此女皇的誕辰，生氣全無，成爲歷來最悲慘的一個國慶日。

當一九三九年八月之末，荷蘭正和其他國家一樣，飄搖於希望和恐怖的中間。每個人心中，深信西歐民主國家，不願戰爭。而德國的不願戰爭，也是極爲明顯，所不同者，乃是德國的領袖們，準備採取激烈態度，即使戰爭不可避免，亦所不顧。有些德國人民，態度激昂，躍躍欲試；另有些人，則儼於威脅，不敢聲響；更有一部份人，則漠然不問一切，表示一種冷淡態度。但德意志全國人民，必定服從元首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這一點却是毫無疑問的。

九月一日星期五的晚上，我們在無線電報告中，聽得柏林方面關於德波緊張關係的宣言。就該項宣言觀察，似乎和平尙有希望，即如但澤、波蘭走廊、德僑待遇等等尖銳問題，亦似乎有和平解決之望。但在翌日清晨，此種最後希望，亦化爲一天雲霧，消息傳來，德軍已侵入波蘭，而波蘭軍隊，亦已起而應戰。戰爭的恐怖，重又籠罩着整個歐洲。果然，第二天的消息傳來，英法兩國，實踐對波諾言，業已宣稱他們與德國之間，存有戰爭狀態。

我早預料到此項發展，在那個美麗的星期日早上，趕赴辦公處去。我部中的職員，都是經驗豐富，忠貞爲懷，人數雖少，却都是一時俊傑。我到部之時，他們都在那裏，按照了預定的步驟，辦理種種事務。事前我們預料戰禍一旦爆發，至少在戰事初期，我們決不會牽入漩渦，因此我們擬定一個中立宣言，準備戰端一啓，立即發表。此項宣言，由國內第一流法學家起草擬定，根據國際法律，規定戰時中立國的態度行爲，幾經仔細考慮，可謂詳備無

遣。荷蘭人士，一向認爲國際法是國際行動的準則，精密準確，苟非有意不顧國際法的國家，自會接受根據國際法而定的中立宣言。第一次大戰時，荷蘭的中立，亦是完全根據於國際法律。當那個危難之時，交戰各國，每因一己之私，要危害荷蘭的中立，但荷蘭却總以國際法爲公正的裁判，規定自己和交戰國的權利和義務，不使逾越。此次我們仍欲以國際法爲依歸，確定我們的中立狀態。因此我們就照此行事。

所以，當戰事爆發消息傳來時，荷蘭就立即發表中立宣言。此項宣言，照會有關各國，陳述荷蘭政府，鑒於若干歐陸國家間，存有戰爭狀態，決意嚴守中立。該項宣言，於聲明中立之後，並詳述是項中立的詳細條款。此種條款，荷蘭謹謹遵守，絲毫不渝。條款的內容，舉世週知，曾無一人對於其與國際法的絕對符合性，置有疑問。而任何強國，連德國在內，亦決無正當的理由，可以責怪荷蘭的不能信守此項條款。當德國最後攻擊我們之時，她亦不得不另尋理由，以爲侵略的藉口。

中立宣言發表之後，國會立即開會。上下二院，一致擁護政府的方策，此次會議，正是全國一致的堅強表現。此種一致態度，爲歷來所罕見。當荷蘭中立未被侵害時，政府與國會，在外交政策方面，始終保持一致；只有極少數的國家社會黨人，有時發出一二聲反對的呼號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我在下院中間，發表演說，提出一九四〇年外交部的預算，議場中歡呼雷動，演辭終了時，各黨各派的代表，都來和我握手，表示他們對於政府策略，一致信任。二月以後，我又將此項預算，呈於上院通過，我又受到同樣的歡迎。固然，在小綱節目方面，有時難免意見

紛岐，此乃任何民主國家中必有之現象，但在外交政策方面，則全國一致，毫無異見。

德波戰事發生之後，不久我們就感受到中立國的苦難。貼鄰的強國間發生了戰事，隔鄰中間的中立小國，最爲苦痛。我們在第一次大戰時所得的經驗是如此：一九三九年的末了數月中，我們又遭遇此種境況。在此種情形之下，中立一事，殊非想像可知。雖然我們竭力維持鎮靜、公正和勇氣，但中立態度，總有點死氣沉沉，並且還不會得到人家的好感。但荷蘭的政治和地理環境，都逼使她採取中立政策，別無良圖。她決不能和任何一方面的強國，簽訂同盟，否則就要遭逢另一方面強國之怒。總之，以荷蘭的地位，若採取中立以外的政策，則不啻自殺。自納粹侵入荷蘭之後，若干國人士，皆謂荷蘭苟能及時與英法商議防禦之策，決不至輕易爲德國摧毀。此項論調，可謂等於空發。設若德國知道荷蘭與英法討論方策，則不待英法派兵協助，她必定先發制人，立即攻擊荷蘭。英國負責人士，也都沒有看到這一點，錯怪荷蘭，殊爲可異。任何理智清明之人，只消一看當時情勢，便可知荷蘭捨絕對中立之外，別無他途可循。

荷蘭外交部，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一九四〇年四月，曾兩次發表黃皮書，公佈該部在此次歐戰中對於若干主要事件之處置。此項公佈，並未受到世人適當注意，殊堪痛惜。黃皮書中，包含大量重要材料，對於國際外交之瞭解，大有裨益。但此項材料，世界各國人士，均不加以注意，難得有幾個專家，把牠們條分縷析，猶如解剖學家剖解死物一般。我們的黃皮書的命運，就是如此。但此項文件，雖不受人注意，却是荷蘭外交辛苦努力的表現，使

世界人士，得知荷蘭在腹背受敵，左右爲難的環境之下，外交部總是竭盡綿薄，維持本國的中立政策，始終不變。是項黃皮書，更是荷蘭態度公正的明證，表現出荷蘭的中立狀態，一以國際法爲依歸，絕無偏私失中之處。即使自德國侵荷之後，造作狂妄宣傳，但荷蘭的態度，還是不變。我們竭力表示中立的願望，我們永遠不變初衷。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，德國侵荷之前一星期，某交戰國駐海牙的公使，致我一函，要求關於我國空軍及其他軍備的報告。一小時內，我立即給他一個覆函，拒絕報告任何軍備消息。雖然此種報告，並無極大軍事價值，但我們的中立原則，却不容因此變更的。我們決不可敷衍此種建議，否則就要使嚴正中立，蒙受損害。

荷蘭全國人士，都深知此項嚴格的中立政策，殊非有利於本國。設若交戰國的一方，不顧一切，突然攻擊我們，則我們自然和另一方面，採取一致行動，但無論如何，援軍不易立刻趕到，此種危險，極爲重大。但以荷蘭的地位，又絕不可能與交戰國任何一方，討論國防之策，或是締結同盟，否則危險更甚，因此我們捨絕對中立之外，決無他途可循。

此項絕對的嚴正中立態度，使荷蘭與交戰國雙方，常生齟齬。此在第一次大戰之時，亦復如此，當時中立國與交戰國的來往函件，中間常帶不快的口吻，由此即可想像此次歐戰時的情形。荷蘭政府發表的黃皮書中，有若干材料，足茲解釋中立的困難。笨拙（Punch）雜誌上曾載一幅漫畫，描模着一個孩子，手捧一書，顯着疑惑的神氣，詢問他的父親：中立國是否要和雙方開戰呢？這幅漫畫，確能表示出中立國所受的遭遇。